

佛坪  
支教

## 疫情下的穿梭与坚守

□陆本林

自从来佛坪支教，疫情的烦恼一直萦绕不断，不是山里的佛坪有疫情，而是外面的世界有烦恼。

去年8月，我们将要来佛坪时，扬州疫情，崇川距离扬州有点距离，但相对于汉中到南通可算是近在咫尺，之前接到通知说9月1日前到佛坪，买了8月31日的动车票，临行前又退了，等了一周再接到通知，重新购票，向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进发。

刚到佛坪，大街上的大爷大妈一听我们说的普通话，就警觉地问是哪里人，我们老实地说是江苏南通人。“哦，南通人，跟我们佛坪对口交流的城市，听说过，那边挺不错，我们这边也有人去那边务工。你们江苏现在有疫情哦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大爷大妈赶紧往后退了退，略有对疫情紧张的眼神。按照汉中政策，跨省来佛，我们被阻隔在校门外14天。住宾馆的日子看似轻松，实则是三餐没有着落，吃了这家面馆找下家饭店，刚吃一两天当地的一日三餐还好，但连续几天吃下来，就明显感觉到水土不服，重油重酸辣的口味对于习惯清淡饮食的我们来说，感觉肚子胀、嘴巴饿。还好，一个月下来，这样的日子也基本适应，住进了宿舍，晚饭还有周末可以自己动手，口味自然又回到清淡。

两三个月悄然而去，很快省城西安就有了疫情，汉中紧邻西安，顿时紧张起来，非必要不离佛，去汉中不要乘坐公交，大会小会疫情防控逢会必谈，有人开玩笑说是我们被隔离在了佛坪。对，就是不能随便出佛坪、不能出大山，只能看着层层叠叠的秦岭，想在周末到周边的山头走走看看的愿望也只能在梦中实现。

一晃一学期就过去了，为了能返通过年，我们绕道汉中乘坐高铁，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。列车穿出秦岭，慢慢进入西安的那一刻，我心中酸楚、眼睛有些迷糊。西安睡了，往日忙碌的工地只有塔吊静静站立，繁华的街道没有一辆车在行驶，看到的车都是耐心地停在路边的车位里。街上没有人、没有喧闹，高铁站也空空如也，偶有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更衬托出高铁站的寂寥与落寞。

汉中没有直达南通市区的高铁，但能坐到我的老家海安，我家的小车正好放在老家，托哥哥平时照应，海安站下车也正好顺路取车开回南通。到海安时虽不那么晚，但天深黑还下着小雨，绕了一大圈才找到哥哥停在很远的车，远远地挥挥手让哥哥早点回去，心中不免惆怅，亲人相见也只能远远相见，相见不相拥，只能吹吹你吹过的风。回到南通，老实居家隔离七天。

又到了开学的日子，提前买好了票，启东出现一例阳性，吓得我们问了又问、汇报了又汇报，所幸按时出发，飞到城固、转车汉中，第二天一刻也没敢耽搁，直接回到了佛坪。回到高中宿舍，居家七天，又接到防控部门通知，继续七天，哎，孩子们盼、同事们累，我们也希望早点回到学校，真的有点心焦。

做了核酸，好不容易回到了课堂，美好的感觉不过几天，一两个星期后汉中有了疫情，全市全县再次如临大敌，防控会议不断自不必说，不许离县、不许聚餐、不许乱跑，隔天一次核酸，走路要带防控卡，然后就是学生居家、线上教学，手机屏幕看作业头晕眼花，连城关小学门口街上，正在剁腊肉的老大姐，听到我们是外地口音，连拍个腊肉的照都不许我们靠近。还好，一个半星期的线上教学后全员核酸，终于又恢复了线下教学，日子又回到了平常，但防控如常。

这些天，上海的疫情严重，南通疫情防控任务也很重，全市人民都在努力，支援上海、护好南通。我们每天关心着家乡的各种消息，祈愿家乡早日回归正常。

众志成城（剪纸）  
顾如铭

## 玉兰树下

□蒋长云

单位大院里有个几丈见方的小园圃，用冬青树围着。里面有一些不知名的灌木，还有一棵玉兰和三棵日本早樱，每年春天都会次第开花，先是白色的玉兰，紧接着是粉粉的早樱，在两幢灰色的大楼之间显得格外惹眼醒目。

疫情挡不住时节的匆匆脚步。东风一到，玉兰树的枝头就暖昧起来，蠢蠢欲动的样子。昨天绽开了几个睡眼蒙眬的小花苞，今天，一朵朵像小丫头第一次穿白裙子似的，兴奋着、显摆着、很使劲用力地开放着。

午餐后散步，我在树下站了一会儿。树干虽不粗大，但很高。玉兰花就圣洁地、高傲地突兀在光秃秃的枝头。一片片花瓣晶莹剔透、白嫩、柔软、轻盈，像是有灵性似的。我拿手机仰拍了一张，发在了朋友圈，并把当时脑子瞬间的零乱思绪直接倒出来作文案：“这美，让我束手无策、无可奈何，心里有点隐隐作痛。”

一个同事留言：至于吗？

我复：很至于。

她是个理科生，理性得很，不习惯这样缺乏逻辑的看似有点矫情的感性表达。

事实上，有关“对美无可奈何”的情绪和表述不胜枚举。

“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就像这玉兰，尽管花骨朵大得有点隆重，貌似身强体壮，实际也是徒有其表，花期还是转瞬即逝的短。眼见它花开，眼见它花谢。甚至多盯上一会儿，就会见到冰清玉洁的花瓣发黄发卷、别枝而落的全过程。“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”。“留不住”，是对美最深切的无可奈何。

“说不透”，又是比较普遍的对美无可奈何的情绪。

“一场大雪美如画，本想吟诗赠天下。奈何自己没文化，一句‘卧槽雪好大。’这是朋友圈里关于雪景比较时兴的一个俏皮文案。

这个油打得不错，至少合辙押韵。为什么要打这个油呢？一者，我们都有描摹这无言大美的冲动；再者，确实难于很全面、很细致、很生动、很准确、很恰如其分地表达美、讴歌美。症结不在于“没文化”，确实是“太难了”，很有文化的人对美有时也会语塞，或者也是“卧槽雪好大”这样的胡言乱语。

有一次，汪曾祺受邀参加桂林的一个笔会，按惯例，总要用文字捉住桂林之游的印象，他“枯坐多时，毫无办法”，临了，留下了这样一首诗：“描摹清景入新词，烟雨漓江欲雾时。待寄所思无一字，桂林宜画不宜诗。”这么大一作家，对甲天下的山水只留下了这首诗？这不等于什么也没说嘛！是，又不是。什么也没说，又什么都说了。说得很充分、很准确、很到位。不宜诗，美得不能“风雅颂”“赋比兴”，美得只可意会、不可言说，所以只能无语。怪不得贾平凹称汪曾祺为“文狐”，我们的汪老就是那么狡黠。

美景不宜诗，人之美、花之美同样不宜诗，同样有词不达意、难于言说的无可奈何。苏东坡居黄州五年，交游甚广，迁客骚人、贩夫走卒，甚至和尚、歌女……朋友圈里人物众多。临别之夜宴间，歌女李宜嗔怪东坡，为什么别人都得到过他的题赠，而作为“亲密好友”的她却没有得到过只言片语，并拿出自己的披肩让东坡当场题诗。这位“有文化”的文豪，迅即信笔疾书了两行：“东坡五年黄州住，何事无言及李宜。”写完发现没下文了，文思有点不济，就搁笔又去把酒言欢去了。这两句算是哪门子诗啊！小李姑娘不依不饶，又来纠缠讨要。东坡又提了一杯，借着酒意续写道，“却如西川杜工部，海棠虽好不吟诗。”用了杜甫杜子美的典为自己解脱，说前朝杜工部居锦官城这么久，对满城美艳的海棠也是不吟一首诗。说明对美的最恰当的表达就是不表达，就是无语。换

言之，我没有给小李留诗，真正的原因是，你太美了，美得跟海棠似的，美到了让人无语的段位。可想而知，得到了这个不赞之赞，小李姑娘当时心中肯定是相当美啊！

这个掌故，我看到过很多的版本，我的这个也是综合加工版。诗的前两句，也有多种说法，“五年”有写作“四年”的，“李宜”一作“李淇”，但“却如西川杜工部，海棠虽好不吟诗”的用典一致。说明大美在前说不透，确是千年无可奈何的难题。

“留不住”“说不透”之外，对美的无可奈何，还在于“融不进”。美，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，总是不怎么平易近人。玉兰是那么美，一朵朵的竞相盛开是那么热闹，“但热闹是他们的，我什么也没有！”我们和美总会有距离，多数时候，难于美美与共地相融相化。

十多年前，我参加一个团组织的活动去内蒙古。同行的大多是20岁左右的，正值无敌的青春，仅有几个像我一样快要超龄的团干，有一个还带了个四五岁的小女儿。那孩子又美又伶俐，很惹人喜爱。我们在蒙古包里看烤全羊，那小女孩紧挨着我坐，一会儿又美美地靠在我身上。我正很受用，她扭头发现自己错把我当成他爸了，急忙起身要走。

我拉着她说：“没事，你坐这儿吧，你爸一会儿会来。”

她还是挣脱了，稚气的童声说了一句让我十多年后的今天仍脆生生记得的话：“我不要和你一起，你那么老！”

说着便逃跑一样的一头扎进对面一个美丽小姐姐的怀里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35岁，青春应该还有短短的一截尾巴。

站在玉兰树下，我又想起了那个小丫头。眼前这一树玉兰，一朵朵都是高冷而不亲切，可能也不愿和我这个油腻大叔同框，她若真有灵性，可能也会来一句，“我不要和你一起，你那么老！”

哎，我们对美，真的是无可奈何！

## 徐振辉诗四首

□徐振辉

## 行不得也哥

杏花村里禁行人，脉脉乡思碾作尘。青鸟不知林野险，仍归梦入芳春。

## 平安农家

挑螺割韭旧生涯，挖笋烹鱼

佐酒佳。绿护千门天拭泪，花开十里已奢华。

## 护士为轮椅老人跪着采样

咽喉方寸拭轻微，拂面春柔野紫菲。山不垂头云屈膝，风霜老树沐斜晖。

## 百劫不倒

魔滋蛇蝎毒，国展神龙策。道扼码当关，城封人守宅。请缨生死忘，供链风雷激。百劫耸苍松，天地晴光射。

紫琅诗会